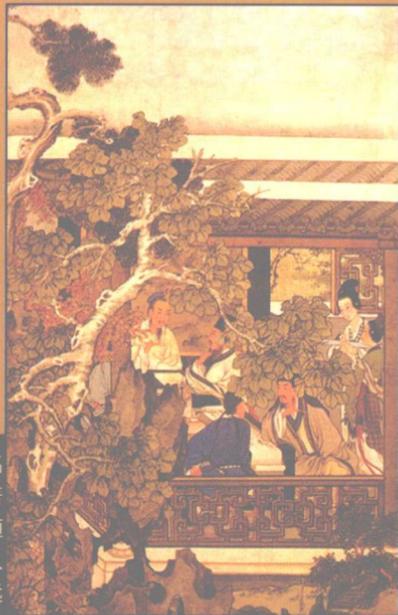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狄公案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[第2辑]

狄公案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狄

公

案

清 · 佚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狄公案 / (清) 佚名著 .—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03.2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·第2辑/陈余齐主编)

ISBN 7-5034-1322-0

I. 狄… II. 佚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069 号

1242.11184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：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390 字数：9800 千字

版 次：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98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，工厂负责退换。

序

凡书之作，必当知其命意所在；知其命意所在，则何书不可读？所以作书者，或借古人为式法，或举往事以劝惩。推原其故，悉本挽颓风、砭末俗。夫颓风之甚，莫甚于人心之不古，末俗之坏，莫坏于邪念之易生。今偶于案头见《狄梁公四大奇案》一书，离奇光怪，可愕可惊。书中若陶干马荣之徒，本绿林豪客，能使心悦诚服于指挥；若周氏王氏之流，本红粉佳人，互见遗臭流芳于案牍；至若怀义敖曹之辈，不足以挂人齿类，而亦附以示贬；狄公真人杰也哉！世之览是编者，知不必悉依正史，而得史之意居多，读者其亦善体也夫！

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春三月
警世觉者序于沪上之滴翠轩

目 录

序	(1)
第 1 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	(1)
第 2 回 胡地甲诬良害已 洪都头借语知情	(5)
第 3 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	(9)
第 4 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	(13)
第 5 回 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	(17)
第 6 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	(21)
第 7 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	(25)
第 8 回 鞠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妇痴人可悯	(29)
第 9 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	(33)
第 10 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令尹诚心宿庙	(37)
第 11 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	(41)
第 12 回 说对联疑猜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	(46)
第 13 回 双土寨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	(51)
第 14 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遇乡亲蒋忠谈心	(56)
第 15 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	(61)
第 16 回 聋差役以讹错讹 贤令尹将盗缉盗	(66)
第 17 回 问路径小官无礼 见凶犯旧友谎言	(71)
第 18 回 蒲萁寨半路获凶人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	(76)
第 19 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	(81)
第 20 回 胡秀才戏言召祸 狄县令度理审情	(86)
第 21 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	(90)

第 22 回	想案情猛然醒悟	听哑语细察行迹	(95)
第 23 回	访凶人闻声报信	见毒蛇开释无辜	(100)
第 24 回	探消息假言请客	为盗贼大意惊人	(105)
第 25 回	以假弄真何堪捉贼	依计行事马荣擒人	(110)
第 26 回	见县官书生迂腐	揭地窖邑宰精明	(114)
第 27 回	少年郎认供不讳	淫泼妇忍辱熬刑	(119)
第 28 回	真县令扮作阎王	假阴官审明奸妇	(124)
第 29 回	狄梁公审明奸案	阎立本保奏贤臣	(129)
第 30 回	赴杀场三犯施刑	入山东二臣议事	(134)
第 31 回	大巡抚访闻恶棍	小黄门贪索赃银	(139)
第 32 回	元行冲奏参小吏	武三思怀恨大臣	(144)
第 33 回	狄仁杰奏参污吏	洪如珍接见大员	(149)
第 34 回	接印绶旧任受辱	发公文老民伸冤	(154)
第 35 回	审恶奴受刑供认	辱奸贼设计讥嘲	(159)
第 36 回	敲铜锣游街示众	执皮鞭押令念供	(164)
第 37 回	众豪奴恃强图劫	好巡捕设计骗人	(169)
第 38 回	投书信误投罗网	入衙门自入牢笼	(174)
第 39 回	求人情恶打张昌宗	施国法怒斩周卜成	(178)
第 40 回	入早朝直言面奏	遇良友细访奸僧	(183)
第 41 回	入山门老衲说真情	寻暗室道婆行秽事	(188)
第 42 回	王虔婆花言骗烈妇	狄巡抚妙计遣公差	(194)
第 43 回	王进士击鼓呼冤	老奸妇受刀身死	(200)
第 44 回	金銮殿狄仁杰直言	白马寺武三思受窘	(206)
第 45 回	搜地窖李氏尽节	升大堂怀义拷供	(212)
第 46 回	金銮殿两臣争奏	刑部府奸贼徇私	(218)
第 47 回	众百姓大闹法堂	武三思哀求巡抚	(224)
第 48 回	武承业罪定奸僧	薛敖曹夜行秽事	(230)
第 49 回	薛敖曹半路遭擒	狄梁公一心除贼	(236)

第 50 回	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(241)
第 51 回	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(246)
第 52 回	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(251)
第 53 回	用匪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(256)
第 54 回	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(261)
第 55 回	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(266)
第 56 回	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(271)
第 57 回	安金藏剖心哭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(276)
第 58 回	开战事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亡身 (281)
第 59 回	访旧友计入敌营 获胜仗命攻大寨 (286)
第 60 回	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(291)
第 61 回	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(296)
第 62 回	庐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(301)
第 63 回	见母后太子还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(306)
第 64 回	张柬之用谋除贼 庐陵王复位登朝 (311)

第1回

人官阶昌平为令
升公座百姓呼冤

诗曰：

世人但喜作高官，执法无难断案难。

宽猛相平思吕杜，严苛是尚恶申韩。

一心清正千家福，两字公明百姓安。

惟有昌平旧令尹，留传案牍后人看。

自来奸盗邪淫无所逃其王法，是非冤抑必待白于官家。故官清则民安，民安则俗美。举凡游手好闲之辈，造言生事之人，一扫而空之。无论平民之乐事生业，即间有不屑之徒显于法纪，而见其刑罚难容，罪恶难恕，耳闻目睹皆赏善罚恶之言，宜无不革面洗心，改除积习。所以欲民更化，必待宰官清正，未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。然官之清不仅在不伤财不害民而已，要能上保国家，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；下治百姓，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冤。无论民间细故，即宫闱细事亦静心审察，有精明之气，有果决之才，而后官声好，官位正，一清而无不清也。故一代之立国必有一代之刑官，尧舜之时有皋陶，汉高之时有萧何，其申不害、韩非子则固历代刑名家所宗祖者也，若不察案之由来、事之初起，徒以桁杨刀锯一味刑求，则虽称快一时，必至沉冤没世，昭昭天报，不爽丝毫。若再因赂而行，为贪起见，辄自动以五木，断以片言，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，上清宫闱，下安百姓，岂可得哉。间尝旷览古今，博稽野史，有不能断其无并不能信其有者。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明，做案之奇，访案之细，破案之神，或因秽乱春宫，或为全其晚节，或图财以害命，或因奸

以成仇，或误服毒猝致身亡，或出戏言疑为祸首，莫不无辜牵涉，备受苦刑。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，变言易服，细访微行，阳以为官，阴以为鬼，卒至得其情，定其案，白其冤，耀其辟，而至奇至怪之狱终不能明。春风倦人，日闲无事，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以备录之，以供众览。非敢谓警世醒俗，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尔。

诗曰：

备载离奇事，钦心往代人。

廉明公正者，千古大冤伸。

话说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，其时武后临朝，四方多事。当朝有一位大臣，姓狄名仁杰，号德英，山西太原县人。其人耿直非常，忠心报国，身居侍郎平章之职，一时在朝诸臣如姚崇、张柬之等人，皆是他所荐。只因武三思倡乱朝纲，太后欲废中宗，立他为嗣。狄仁杰犯颜力争，奏上一本，说：“陛下立太子，千秋万岁配食太庙。若立武三思，自古及今未闻有内侄为天子姑母可祀于太庙的道理。”因此才恍然大悟，除了这个念头，退政与中宗皇帝。就称仁杰为国老，迁为幽州都督。及至中宗即位，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。此皆一生的事迹，由唐朝以来无不人人敬服，说他是个忠臣。殊不知这许多事皆载在历代史书上，所以后人易于知道，还有未载在国史而流传在野史上的，那些事说出来更令人敬服。不但个忠臣，而且是个循吏；不但个循吏，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。所以武后自僭位以来，举凡近狎邪僻，残害忠良，杀姊屠兄，弑君鸩母，下至民间奇怪案件，皆由狄公剖断分明。自从父母生下他来，六七岁上就天生的聪明，攻书上学目视十行自不必说，到了十八岁时节，已是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。并州官府闻了他的文名，先举了明经，后调为汴州参军，又升授并州法。朝廷因他居官清正，就迁他为昌平令尹。到任以来，为地方上除暴安良，清理词讼，自是他的余事。

手下有四个亲随，一个姓乔，叫乔泰；一个姓马，叫马荣，这两人乃是绿林的豪客。这日他进京公干，遇了这两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。仁杰见马荣、乔泰皆是英雄气派，而且武艺高明，心下想道：“我何不将此人收服，将来代皇家出力，做了一番事业，他两人也可相助为理，为不埋没了他这身本领。”当时不但不去躲避，反而挺身出来，招呼他两人站下，历劝了一番。哪知马荣同乔泰十分感激，说：“我等为此盗贼，皆因天下纷纷，乱臣当道，徒有这身本领，无奈不遇识者，所以落草为寇，出此下策。既是尊公如此厚义，情愿随鞭执镫，报效尊公。”当时仁杰就将他两人收为亲随。其余一个姓洪，叫洪亮，即是并州人氏，自幼在狄家使唤。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，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，无论何事，皆肯前去，到了办事的时节又能见机揣度，不至卤莽。此人随他最久。又有一个姓陶，叫陶干，也是江湖上的朋友，后来改邪归正，为了公门的差役。奈因仇家太多，时常有人来报复，所以也投在狄公麾下，与马荣等人结为至友。从到昌平任之后，这四人皆代他私行暗访，结了许多疑难案件。

这一日，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，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，知道是出了案件，赶着穿了冠带，升坐公堂。两班皂吏齐集中在下面。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百姓，形色仓皇，汗流满面，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。狄仁杰随令差人将他带上，在案前跪下，问道：“你这人姓甚名谁？有何冤抑，不等堂期控告，此时击鼓何为耶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孔，名叫万德，就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居住。家有数间房屋，只因人少房多，故此开了客店。数十年来，安然无事；昨日向晚时节，有两个贩丝的客人，说是湖州人氏，因到外路办货，路过此地，因天色将晚，要在这店中住宿。小人见是过路的客人，当时就将他住下。晚间饮酒谈笑，众人皆知。今早天色将明，他两人就起身而去。到了辰牌时分，忽然地甲胡德前来报信，说：‘镇口有两个尸首杀死地下，乃是你们家投

店的客人，准是你图财害命，将他治死，把尸首抛在镇口，贻害别人。’不容小人分辩，复将这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，大言恐吓，令我出五百银两方肯遮掩此事，不然‘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，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？这不是你移尸灭迹？’因此小人情急，特来请大老爷伸冤。”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，将他这人上下一望，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。无奈是人命巨案，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就将他放去，乃道：“汝既说是本地的良民，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，单说是你？显见你也不是良善之辈，本县终难凭信，且将地甲带来核夺。”

下面差役一声答应，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走上前来，满脸的邪纹，斜穿着一件青衣。到了案前，跪下道：“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，见太爷请安。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，今早见这两口尸骸杀死镇口，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。后来合镇人家前来观看；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，小人因此向他盘问。若不是他图财害命，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？而且孔万德说他动身时天色将明，彼时镇上也该早有人行路，即使在路遇见强人，岂无一人过此看见？阖镇上店家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，这是显见的情节，明是他夜间动手将两人杀死，然后拖到镇口移尸灭迹，此乃小人的承任。凶手既已在此，求太爷审讯便了。”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，甚是在理，回头望着孔万德，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凶人，乃道：“你两人供词各一，本县未经相验，也不能就此定夺。且待登场之后，再为审讯。”说着，将他两人交差带去，随即传令伺候，预备前去相验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3回

胡地甲诬良害已 洪都头借语知情

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，预备前往相验。自己退堂，令人传了仵作，发过三梆，穿了元服，当时带了差役人证，直向六里墩而来。所有那一路居民，听说出了命案，皆知道狄公是个清官，必能伸冤理枉，一个个成群结队，跟在他轿后前来观看。到了下昼时分，已至镇上，早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镇上的乡董郭礼文备了公馆，前来迎接。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言语，然后下轿说道：“本县且到孔家踏勘一回，然后登场开验。”说着，先到了客店门首，果见两个尸身倒在下面，委是刀伤身死。随即传胡德问道：“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么？”胡德见狄公先问这话，赶着回道：“太爷恩典。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，故将两口尸骸杀死，抛弃在镇口，以便随后抵赖。小人不能牵涉无辜，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，求太爷明察。”狄公不等他说完，当时喝道：“汝这狗头，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。你既是在公人役，岂能知法犯法，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？无论孔万德是否有意害人，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，汝当先行报县，说明缘故，等本县相验之后，方能请示标封。汝为何藐视王法，敢将这两口尸骸移置此处！这有心索诈，已可概见。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，因分赃不平先行出首。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，然后再严刑拷问。”说着令差役重打了二百刑杖。登时喊叫连天，皮开肉绽。所有那镇上的百姓，明知孔万德是个冤枉，被胡德诬害，无奈是人命案件，不敢搀入里面。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法，众人已是钦服，说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，好一位精明的清官。”

当时将胡德打毕，他仍是矢口不移。狄公也不过为苛求，带着众人到了孔家里面，向着孔万德问道：“汝家虽是这十数间房屋，但是昨日客人住在哪间屋内？汝且说明。”孔万德道：“只后进三间，是小人夫妇同我那女儿居住。东边两间，是厨屋。这五间房屋从不住客，惟有前进同中进让客居住。昨日那两个客人前来，小人因他是贩丝货的客，不免总有银钱，恐在前进不甚妥贴，因此请他在中进居住。”说着领了狄公到了中进，指着上首那间房屋。狄公与众人进去细看，果见桌上仍有残肴酒迹未曾除去，床面前尚摆着两个夜壶。看了一遍，实无形影，恐他所供不实，问道：“汝在这地方既开了数十年客店，往来的过客自必多住此处，难道昨日只有他两人，以外别无一客么？”孔万德道：“此外尚有三个客人，一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，那两个是主仆两人，由河南至此，现因抱病在此，尚在前进睡卧呢。”狄公当时先将那个皮货客人带来询问，说是：“姓高，名叫清源，历年做此生理，皆在此处投寓。昨日那两个客人，确系天色将明的时节出去，夜间并未听有喊叫。至他为何身死，我等实不知情。”复将那个仆人提来，也是如此说法。且言主人有病，一夜未曾安卧，若是出有别故，岂能绝无动静。狄公听众人异口同声，皆说非孔万德杀害，心下更是疑惑，只得复往里面各处细看了一回，仍然无一点痕迹，心下说道：“这案明是在外面身死，若是在这屋内，就作那三人帮同抵赖，岂能一点形影没有？”自己疑惑不定，只得出来。

到了镇口，果见原杀的地方鲜血汪汪，散在四处，左右一带并无人家居住，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提来审问。皆说不知情节，因早间过路人来，方才叫唤起来，知道出了这案，因此鸣了地甲。细细查访，方知是孔家店内客人。狄公心想道：“莫非就是这地甲所为？此时天色已晚，谅也不能相验，我先且细访一夜，看是如何，明早验后再议。”想罢，向着那乡董说道：“本县

素来案件随到随问，随问随结，故此今日得报，随即前来踏勘。但是这命案重大，非日间相验不能妥当，本县且在此处权住一宵，明早再行开验。”当时吩咐差役小心看管，自己到了公馆，与那乡董郭礼文谈论一番，招呼众人退去。随将洪亮喊来，说道：“此案定非孔万德所为。本县惟恐这胡德做了这事，反来自己出首，牵害旁人。你且先去细访一会，速来回报。”

洪亮当即领命出来，找了那地甲的伙计赵三，并几个值日的差快，说道：“我是随着太爷来办这案件，又没有苦主家，又没有事主，眼见得孔老爹是个冤抑。我们虽是公门口吃饭的人，也不能无辜罗唣好人，到此时腹中已是饥饿。胡德是此地地甲，难道一杯酒饭也不预备？我等也不是白扰的，太爷的清正谁不晓得？明日回衙之后，总要赏给工食，那时我们也要照还。此时当真令我们挨饿不成？”赵三听见洪亮发话，赶着上来招呼道：“洪都头不必生气，这是我们地甲为案缠手，忘却叫人预备。既是都头与众位饿了，我小人奉请一杯，就在镇上东街酒楼上，胡乱吃一顿罢。”说着，另外派了两人看守尸首，自己与大众来到酒楼。那些小二见是县里的公差，知是为命案来此，赶着上来问长问短，摆上许多酒肴。洪亮道：“我等不比寻常差役，遇了一件案子就大吃大喝，拿着事主用钱，然后还索诈些银两走路。你且将寻常的饭菜端两件上来，吃两杯酒就算了，共计多少饭钱，随后一总给你。”说着，大家坐下。洪亮明知胡德被打之后，为乔泰马荣两人押在孔家，当时向着赵三说道：“你家头儿也太疏忽了，怎么昨日一夜不在家，今日回来知道这案件，就想孔老儿这许多银两。人家不肯，就生出这个毒计，移尸在他家门首，岂不是心太辣了么？究竟他昨夜到何处去的？此乃眼面前地方，怎么连你们巡更皆逡巡不到？现在太爷打了他二百刑杖，明日还要着他交出凶手呢。你看，这不是自讨苦吃么？”赵三道：“都头，你不知内里情节。因诸位头翁不是外人，故敢说出这话。我们这个地

甲，因与孔老儿有仇，凡到年节，他不肯给那几个铜钱，平时想同他挪一文，他皆不行。昨夜胡德正在李小六子家赌钱，输了一身的欠帐，到了天亮之时，正是不得脱身，忽然镇上哄闹起来，说出了命案。他访知是孔家出来的人，因此起了这个恶念，想得他几百银子还那赌帐，不意太爷如此清明，先将他责罚了一顿，岂不是个害人不成反害自己么？但这案件也真奇怪，明明是天明出的事，我打过五更之后方才由彼处回来，一觉未醒就有了这事。孔老儿虽是个悭吝的人，我看这件事他决不敢做。”

洪亮听了他这番话，也是含糊答应，想道：“照他说来，这事也不是胡德了，不过想讹诈他几两银子。现在所欲未遂，重责了二百大板，也算得抵了这罪。但是凶手不知是谁，此事倒不易办。”当即狼吞虎咽吃完酒饭，算明帐目，招呼他明日再在公馆收取；自己别了大众，来到狄公面前，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狄公道：“此案甚是奇异。若不是这胡德所为，必是这两人先在别处露了银钱，被歹人看见，尾随到此，今早等他起行的时节，措手不及伤了性命。不然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口？本县既为民父母，务必为死者伸了冤情，方能上对君王，下对百姓。且待明日验后如何，再行核夺便了。”当时洪亮退了出来，专等明早开验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3回

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

却说狄公听洪亮一番言语，知不是胡德所为，只得等明日验后再核。一宿无话，次日一早就起身梳洗，用了早点，命人在尸场伺候。所有那些差役，早已吩咐到了孔家门口。

不多一会，狄公步出公馆，登场在公案坐下，先命将孔老儿带来，说道：“此案汝虽不知情节，既是由汝寓内出去，也不能置身事外，且将这两人名姓说来，以便按名开验。”孔老儿道：“这两人前晚投店时，小人也曾问他，一个说是姓徐，那一个说是姓邵。当时因匆匆卸那行李，未暇问着名字。”狄公点点头，用朱笔批了徐姓男子四字，命仵作先验这口尸首。只见仵作领了朱批，到了场上，先把左边那尸身与赵三及值日的皂役抬到当中，向着狄公禀道：“此人是否姓徐，请令孔万德前来看视。”狄公即叫孔老儿到场上去看。老儿虽是骇怕，只得战战兢兢地走到场上，但见一颗鲜血的人头牵连在尸腔上面，那五官已被血同泥土污满，勉强看了，说道：“此的是前晚住店的客人。”仵作听报已毕，随即取了六七扇芦席铺列地下，将尸身仰放在上面，先用热水将周身血迹洗去，细细验了一会。只听报道：“男尸一具，肩背刀伤一处，径二寸八分，宽四分；左肋跌伤一处，深五分，宽径五寸等；咽喉刀伤一处，径三寸一分，宽六分，深与径等；治命。”报毕，刑房填了尸格，呈在案上。狄公看了一会，然后下了公座，自己在尸身上下看视一周。与所报无异，随即标封发下，令人取棺暂厝，出示招认。复又入座，用朱笔点了邵姓。仵作仍照前次的做法，将批领下，把第二个尸身抬到上面，稟令孔